

論

語

詳

解

詳解卷十五

郝敬

衛靈公第十五○貧莫如原憲豪侈莫如時君故次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軌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王者病。莫能與子路愠見現。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春秋世主惟知仲尼習禮博學多聞而已矣。故犁彌謂齊景公云。孔丘知禮而無勇。靈公此問亦欲傲以

所不知夫子嘗言我戰則克冉有言學軍旅于孔子此對云未學何也世主好戰聖人每思去殺靈公所問適與願違故以未學辭之也其以俎豆對何也俎豆之事卽禮也聖教脩已治人惟禮扶危定傾惟禮記云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含禮何以治之靈公壺範不脩父子相夷惟其無禮也俎豆禮器也事陳設之事也軍旅亦陳設之事也明乎禮儀三千三百則軍旅行伍非粗迹也以爲陳則湯武之師也易云師出以律律禮也記云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善將者敦詩書而悅禮樂折

于樽俎之間而已。故雅歌投壺射不穿甲者爲世將。豈非俎豆軍旅事本無二乎。其明日遂行何也。初夫子去魯居衛最久所以啟沃靈公者計無弗詳使公能用豈待今日使公知夫子何發此問夫子久于衛以靈公際可庶幾知禮者雖不能用猶重所學今据所問則趣舍頓違衛政流散而君所好又若此去所以決矣。未幾而南子宣淫蒯犢謀母靈公死輒父子操戈好戰無禮之流禍聖人知幾其神矣。去衛將適陳入楚也是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將往而陳蔡畏楚以兵圍之。七日糧絕子路愠見不平之意見于

色也君子亦有窮乎言爲善者未必得福怨天尤人之意而夫子之答甚悠然君子固窮言時運有否泰聖賢不能違也如湯囚夏臺文王囚羑里周公居東安能必所遇皆通但能知命順受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耳大抵詬伸有定數卽是定理君子視理數爲一故順理以忘數小人視理數爲二故逆數以違理

俎豆之事卽是禮非謙辭也凡禮可學者皆是器數聖人周旋中禮非盡由學學則必自俎豆之事始陳字从阜从木申聲中原地名大昊伏羲之墟木德

之君故从木伏羲都陳始畫八卦卦有行列世  
軍旅行列曰陳卦畫成于三故兵有天時地利人和  
韜畧家謂之三陳日月星辰斗柄左右向背爲天陳  
丘陵水泉據高依險亦有前後左右爲地陳車馬士  
卒行伍聯絡爲人陳又有八陳天地風雲爲四正龍  
虎鳥蛇爲四奇以象八卦李靖謂八本爲一天地本  
乎旗號風雲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列後  
世詭設物象要不止八耳自黃帝始爲井田之法以  
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其形開方爲九五爲陳法四  
爲閒地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四面

諸部連繞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  
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  
成八復而爲一也周之始興太公繕其法以勝殷太  
公沒齊人得其遺法管仲脩之所謂節制之師也李  
德裕云兵之有節制猶一身筋骸之束以身運臂以  
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捍患自  
什伍積而總以偏裨又總以將又臨之以大將尊卑  
相統進退緩急一聽大將之節制有犯無赦故連百  
萬之衆可使之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則戰必勝  
攻必取

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卽鄉遂夫家之數也五百人  
爲旅黨鄙夫家之數也古之征役家出一人○俎以  
載牲體熟于鼎而載于俎祭饗之器也記云鼎俎奇  
而邊豆偶陳設之數也法詳儀禮凡爲俎以骨爲貴  
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鼎者又書言又云俎  
有虞氏以楨夏后氏以蕨以楨以蕡四足  
如几曰楨施橫木于足曰蕨柂柂屬形如柂脚足間  
橫木曲撓如柂也俎下有跗如室白房禮有俎則爲  
盛饌獻酬畢則撤俎而後安坐豆見第八篇孟敬子

章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聖人未嘗不識默而識之也未嘗不多一以貫之也  
默識卽一貫若憑耳目見聞一一存記以爲識功勞  
而去道遠矣然其教人曰多聞多見博文好古何也  
學不厭多惟有所以貫之者如樹根著上千枝萬葉  
暢茂條達生意亹亹何病于多無所以貫之者如草  
木無根枯枝朽幹與性命何涉子貢多學夫子詰而  
醒之子貢乍聞對曰然卽平習見解旋疑旋懶夫子  
爲決其非蓋學如子貢識亦多矣正宜反約若初學

耽空寂遁以成其固陋聖人亦不遽以此語之也大抵學貴會通偏于不多則一所貫何物一不難多多卽是一非謂多學而後一貫如後儒格物久豁然貫通之說也亦非謂先一貫而後多學如二氏旣得本莫愁末之說也苟會其通多卽一一卽多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卽此理

朱子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知與行離非聖人文行博約一貫之本旨也聖學知卽是能舜以大知爲行顏子以擇守爲知說詳中庸知而不能不爲知虛解識情耳卽如世儒云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求至強分爲二然一貫終不可分爲二也一貫心也知心之神也知可以名心行不可以名心知可以一知貫萬行行不可以一行貫萬知也分子貢通達爲知曾子篤實爲行支離尤甚矣又分子貢一貫爲語知會子一貫爲語行支離尤甚矣曾子篤實力行故真知承教卽唯子貢不行知未實踐故揣摩生疑會子學有得故語以吾道子貢道未得故語以予學語子貢一貫者學問之方答問之教也語會子一貫者傳心之要時雨之化也機緣境地未可相比或云子貢已會其旨但方聆聖訓遽應否非對飾之

禮故先應然繼曰非與猶司馬遷唯唯否否云爾鑒  
誼也聖人以一貫呼賜與呼參自不同不得謂子貢  
之對與曾子之唯無異蓋此章與下章皆承上在陳  
夫子嘗問子貢與子路云匪兕匪虎率彼野吾道  
非與二子皆不達故于此呼賜教之一貫呼由教之  
知德事詳家語子貢平日多學億中子路平日聞善  
斯行祗可無事敷演臨危茫昧因心境未融學無根  
柢故平各頂門著針與呼參應唯不可同日語也後  
儒以致知爲入門正坐多學而識之病與聖教相戾  
乃援大學致知在格物解非也詳禮記大學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非見聞記憶也天靈惺惺與性地相映徹曰知德  
德卽性所具之理仁義禮智是也知卽本體之不受  
障蔽者耳明曰知得曰德無所得而言知識情耳神  
明默成乃爲真知子路聞善必行聞過則喜然皆滯  
于口耳見聞而反觀性地未得融通事未免捏抗  
故有怨天尤人之意皆由天明未徹義理得心者淺  
莊周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無所得而稱知天下皆  
是也餘詳上章

知者心之虛靈德卽虛靈中皆備之理知明則理顯

如水清則魚現。中庸所謂天下至聖聰明睿智，則容執敬別以時發見。志氣清明，則天理流行。顯仁藏用，時措咸宜，而無入不自得矣。人有良心，皆有此德。惟知體未瑩，內昏于欲，外奪于感，愚不肖者日用而不知其賢智者，又蔽于多知，蓋緣下學未達，涵養未融，舉其所自有者，自欺荒失，遺忘天下，皆是也。孟子云：「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無納交要譽。」種種私意，如孩提之童，不學不慮，而知愛知敬，方爲知德。聖人所以責默而識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通天下之故者，此也。勇者氣浮，鹵莽，苟能反觀虛靈，

論語卷第十一  
子罕篇第十一  
之也。醒然自覺其所固有者，則天定神怡，何窮之足  
愠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  
已矣。

此言舜遭遇之隆，揖讓而有天下，又得羣臣之助也。  
與爲政以德，譬之北辰，意殊古今，帝王多矣。獨舜以  
匹夫受禪，無開創之勞，故曰無爲分命九官，十二牧。  
二十有二人師師布列，如四體奉元首，庶事惟康。故  
曰無爲而治，二意兼重。夫何爲哉？承無爲言，不事創  
造也。恭已正南面承治言，得賢自輔也。恭已者，端冕

凝旒垂衣拱手之貌正向也猶正牆面正首丘之正人主向明故正南面恭已正南面者無爲而治之象也而已矣者他無所事也苟無爲而不治雖與之天下不能居也舜所以無爲而治有股肱耳目翼爲明聽之助也故曰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言有人爲之北面者也堯以前禹以後有舜之德或無舜之遇有舜之遇或無舜之諸臣若但謂得人雖堯亦然而天下猶未平若謂德盛民化三五帝王皆然若謂紹堯禹不紹舜乎而羣工師師視唐虞之際則不無少讓矣夏后氏之天下因舜之治也故無爲而治者莫如舜

湯武征伐不免有爲桀紂無良輔故至于亂三代以  
後天下日多事矣故聖人謂韶盡善武盡美舜臣言  
治武臣言亂此也

按虞書舜省方觀岳瀆川封山肇十有二州備極勤  
勞而夫子稱其無爲禹胼手胝足孟子謂行所無事  
此執中精一之理猶夫子誨人諄諄自謂無言學無  
不博自謂不多此默識一貫之旨也二氏襲取爲清  
淨澹泊黜耳目墮肢體以希無爲庶事叢脞必自此  
始聖人不以幾康廢兢業不以枯寂爲無爲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行猶往也言利有攸往也士君子所與天下相通者  
惟言行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  
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  
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而誠敬爲本心苟極誠極敬  
將何言非嘉言何行非美行信則人任禮則人答精  
白醇懿之至可以貫金石孚豚魚而無遠不行矣不  
然虛偽放肆出門卽斂焉往而可行哉忠信卽誠也  
口然而心不然者不忠也口然而事不然者不信也

篤厚重也。厚重者不輕佻，自不放肆。忠所以爲信也。篤所以爲敬也。不忠則不信，不篤則不敬。非四也。忠信在行亦敬。篤敬在言亦誠。各矯所敝其心一也。心非可以存亡。作輶襲取而望其遽行也。居常惺惺歷歷。惟誠惟敬。如或見之。言出口行出身。無須臾離。此誠此敬。亦無須臾離。立在輿隨時隨處也。未行則立。由立斯行。參猶對也。輿車箱也。在輿卽行也。倚依也。衡車前橫木。駕馬者見始在也。顧諟之意。其指忠信篤敬神凝而成象也。因問行故借車以喻行也。行必先立。立誠立敬乃行之本也。參在立前。衡在輿前。隨

在至近也。參前又倚衡言自立至行，無往非誠敬也。  
如此積累，然後至誠至敬，言行可動天地而利有攸  
往也。子張書紳學爲參前倚衡也，然真見忘象執象  
學象終象而已也。大抵學問之道，無過事心存心之  
地，無過言行。離言行則枯寂，心無所用。聖學謹言慎  
行，便是元亨利貞之道。二氏無始心，何爲存想止觀  
持偈看話頭，種種旁門，以至百壁枯坐，纏難蹇塞，一  
步不可行，及其立言，馳騁誇誕，多口浪說，全無忠信  
篤敬之意，六經之言，所以天下古今由之而無敵也。

○周禮大司徒六鄉之內凡二千五百家爲州六遂

之內二十五家爲里詳第六篇南裔曰蠻北裔曰貊鼎立曰參參三也曲禮離坐離立無往參焉離麗也言兩人並坐並立一人往則成三中兩爲參易云參天兩地中庸云與天地參此言我與忠信篤敬對立成三也衛見第三篇紳見第十篇書節字也說文云書著也著之竹帛也或云書姑也寫言如意也或云庶也紀庶物也上古無文字自黃帝始而無紙書於竹木曰簡詩云畏此簡書伏羲始造書契合木書其側曰契文字非自伏羲始也繪書云奎主文章蒼頡類象奎星屈曲象文字蒼頡黃帝史也感鳥獸蹄

跡而知文理相別。依類象形作篆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字者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代易體更至周宣王時史籀宿作大篆謂之古文。七

國時文字乖別。秦李斯奏鑄罷不合秦文者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謂小篆也。時官獄繁趣省約秦下邦圭人程邈始作隸書。古文由此息。秦有上谷王文中作八分書。漢黃門郎令史游作章草。故秦漢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作。二曰小篆。李斯等作。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摹印。即隸篆施于印。

五曰蟲書爲鳥蟲形施于幡信六曰署書用于門  
題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隸書卽程邈作用于官  
府至王莽時甄豐刑定六體一曰古文卽蒼頡文也  
二曰奇字古文奇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佐書  
卽秦隸書又謂之漢草官府隸人佐書用之五曰繆  
篆卽摹印六曰鳥蟲卽蟲書至魏晉以後復有藁書  
飛白金錯懸針垂露蛟脚等法皆因事變體隨義立  
名今世隸書卽秦之八分書今楷書卽秦之隸書與  
漢草書也今之草書卽魏晉以來之藁書書雖多名  
體不離八八體不越六義卽周禮保氏六書一曰象

形如日字形滿月字形闕之類二曰會意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三曰轉注如考西轉爲老老東注爲考之類四曰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在一下爲下之類五曰假借如令善之令作令使之令生長之長作長短之長之類六曰諧聲形聲相合成字如江河之類水爲形工可爲聲左形右聲也鳩鵠之類鳥爲形九合爲聲右形左聲也婆娑之類下形上聲也草藻之類上形下聲也圜囷之類外形內聲也衡衍之類內形外聲也鄭玄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古人音書祇爲譬況之說隨宜制用自

沈約爲四聲而韻始興孫炎爲反語求韻學究之家  
造三十六字母十三門切法此華人讀佛書譯梵語  
而作也本皆華字華音而說者謂爲傳自西域謬也  
鄭玄謂梵人長于音從聞入華人長于文從見入附  
會之說也佛家謂耳目圓通見聞思脩以論明性非  
論文字也大般華言清徹一字一音梵語侏儒枯帶  
數字始可了一音讀梵書學梵語不得不離文字求  
聲音耳豈謂華音不如梵語乎世俗儒者生長中國  
學聖人雅言讀六經文字甚平正易簡苦被四聲纏  
繞牽强穿鑿于名理無當而吹毛數沙此同彼異紛

如聚訟然五方土音人氣發響輕重疾徐清濁難同竟無歸一嘗觀六經用字轉移通融貴義合不貴本字風雅具在原無四聲而天然逸響未如今學究家之煩且拘也故淮南子謂蒼頡始作字天雨粟鬼夜哭蓋文字興而巧僞多使人廢業勞苦饑餓故粟須天降鬼神無所匿其情狀故夜哭今六書諧聲之類也或云鬼當祚免愛其毫故哭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軸而懷之

史魚衛大夫名繩家語云蘧伯玉賢而靈公不能

用孺子瑕不肖而信任之史魚繫諫不聽病革命其  
子曰吾生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正君死無以成禮置  
我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來弔怪而問之其子以對  
公命之殯遂退孺子瑕用蘧伯玉孔子聞而直之春  
秋傳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謀逐獻公以告  
蘧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二子竟逐  
獻公立公孫剽後十年甯殖死其子甯喜爲政獻公  
求復喜又謀弑剽問于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  
出敢聞其入遂行甯喜竟弑剽而復獻公焉或曰史  
魚尸諫誠直矣伯玉立視亂賊不能討又不終去以

世儒說春秋之法律之鳥得爲君子曰聖人論事本  
人情酌時勢不求人以所不能不輕責人以必死如  
晏嬰于崔杼蘧伯玉于孫窩雖不能寢其謀討其罪  
而能以其身蕭然于事外既不墮亂人之黨亦不蹈  
刑戮之禍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庶幾矣向使  
伯玉無見幾之明觀望于事前染指于事內欲免得  
乎二子之賢皆于無道時見靈公無道云有道者自  
初年言也無道如矢則不卷而懷卷而懷是不必如  
矢也聖言以伯玉爲優氣節挺勁曰直德性圓融曰  
君子卷懷雖存乎已亦有欲卷不可得者平日鋪張

大過臨危收斂不及故機不在卷時而在仕時可以  
張而開亦可以卷而收此際有權如矢則猶執一也  
然學史魚易學伯玉難學史魚不成不失爲直學伯  
玉不成去君子遠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章主教者言學不進亦由教不善也其人正可與  
言者而遲吝不與言便是錯過此人始不可與言而  
輕發強聒又是虛費此言二者總爲不知人故各有  
悔若智者于人之賢愚燭照分明白不至錯過言必

投機啟悞發悱可上可下宜語宜默自不至虛費蓋  
教學本相因言與人應斯爲兩得反是則兩失其人  
天資學力如此我啟發開導適應如此此惟教者神  
明默識見道精徹幾微肯綮處不差乃能善巧方便  
發無不中若理路生疎見少凝窒先後緩急不調必  
有人言相左之病中道躍如非哲匠不能也試檢篇  
中夫子與諸子語人人中竅言言破的學者遇此真  
無方之益七十子遭逢千古無兩顏淵所以喟然歎  
善誘也惟曾經苦心教人者知聖言之微  
人與言非對舉所重在人言之得失因于人與一人

言亦有可不可。始當與而不言。空過一賢者。不當與。遂絕口不言。亦空過一來學。均爲失人也。下士語上。是失言。下士語下。不投機。亦是失言。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非必葉公定可與言。然不言亦是失人。宰我對使民戰栗。非必哀公絕不可與言。但妄對。亦是失言。主授者謂之言。主受者謂之人。兩相得。則教成。家語子云。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此之謂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言仁義一理。義卽所以成仁。天地生氣爲仁。殺氣爲義。在人德愛爲仁。而德以刑成。以愛虧故。義所不敢者。卽仁所不安也。志士。卽義士也。志士仁人。非兩  
人也。謂有節槩之仁人。非巽懦之仁也。仁者誠不爲慘礪以傷生。而志立必不苟且以避死。仁人心也。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當死求生。則形存而心死。爲亂賊以害仁。當死殺身。雖形毀而神全。爲忠貞以成仁。夫身旣殺矣。仁何以成。蓋忠臣孝子。英爽不磨。與日月同明。山河同永。千萬世人心。卽仁人之心。眞是不朽。卽仁人不朽。正氣常伸。卽仁人常在。比干

龍逢伯夷叔齊至今未死也。張子厚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此之謂也。而皆成于有志。爲仁無志，頹靡而不奮發，閑畧于檢押，而脂韋爲博大。仁之蠹也。故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或云管仲不死，夫子又以爲仁何也？曰：子糾非君也。管仲非臣也，不死未爲害。仲不死而功在天下，雖不殺身，而仁亦成矣。此章之意甚，言爲仁不可無志，非徒責人殺身耳。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問爲仁與問仁異。仁德也爲仁功也。故借工事以喻  
工匠人也。事造作也。利銳也。器斧鑿之屬也。仁惟此  
心。心無所觀法。悠悠儕俗。欲不淪于匪彝難矣。居是  
邦。謂隨處求益也。大夫曰賢。謂在尊位有才德。聞望  
者也。事承式也。分隔而禮恭。故不必知其仁。士曰仁。  
謂涵養蘊藉。道德純粹者也。友親也。同志曰友。志同  
交深。故必擇其仁。乃可友也。士與庸衆人處。則臨深  
爲高。承奉媚悅者多。而長驕惰之習。與賢士大夫處。  
則矜式嚴憚。退然知己之不足。而觀摩以化。所謂置  
之莊嶽之間。而齊語入芝蘭之室。而自芳。此爲仁之

利器也。夫子嘗云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夏好與賢已者處子貢悅不若已者故於此棄之王安石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觀慝禮欲皎然不惑于先王之道難矣徐幹云賢者言足聽也貌足象也行足法也加乎善獎人之美好攝人之過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也欲爲不善其敢乎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鞞僂人鄭聲淫僂人殆

他人問政顏子問爲邦卽問治天下也天子地方千里曰邦畿大曰邦小曰國顏子功深養到其于立本

致用精微處已分明。惟是綱紀法度尚須商確。故夫子包舉虞夏殷周四代廣論其大體規摹不在多言。聞一可知十矣。夏取時則凡釐工熙載敬天勤民之事可知。殷取輅則凡百工制作之類宜崇儉朴可知。周取冕則凡貴賤章服之類宜辨等殺可知。樂用韶舞則明良喜起風動無爲之氣象皆可知。此其大法也。亦有大戒邪正不容並立治亂之關也不正之聲不入于耳。不正之人不近于側則慎終如始立道醇而上理成矣。淫蕩也。非男女之謂也。鄭聲靡曼聽之使人流蕩不檢故曰淫巧佞善柔之徒使人蠱其中。

而不覺故曰殆殆者傾危之意自古英君誼辭不患  
德業不就惟于聲色小人契緊隄防斯善政克終所  
以刀劙戶牖念其亡之戒卽此意也此皆楨本道德  
而見諸施爲非無體之用行夏時者先後欽若奉天  
無私也乘殷輶者出往遊衍不敢馳驅之心也  
服周冕者齊明盛服非禮勿動之心也天用莫始時  
地用莫始車人用莫始服三事兼三代隱然哉復  
地首庶物垂衣裳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軌範也非  
制度損益之迹耳聲樂爲耳目之娛而雅則昭德邪  
則蕩心用人爲立政之本而忠則弼諧佞則亂德性

情宜養以和平。左右宜輔以正人。天德王道顯微一  
貫。惟顏子乃可語此。他人聞此。不謂浮蔓無本。則謂  
好大迂闊。學者默識可也。夫子嘗自言用禮樂從先  
進。夏商之禮。自謂能言。苟有用我損益可知。而于此  
畧露端倪。屬望顏子大矣。凡篇中與顏子語。博大精  
微。語爲仁精微。而又博大。語爲邦博大。而又精微。所  
以有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有以也。

行夏時。諱以辛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自唐堯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所定四仲。卽今建  
寅之時也。歲序與時令脗合。虞因之。不獨夏耳。湯革

夏命以十一月爲歲首示更新也周革商命又以十月爲歲首故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彖曰治曆明時取革故易新耳非如緯家言天開地闢人生三正之謂也正自宜建寅春秋世用周正故曰行夏之時也車以引重致遠堅緻爲貴殷以前皆木車無文飾周飾以金玉奢而易敗故宜從殷也章服以冕爲首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制有詳畧惟周冕盡制有垂旒蔽前有莊纊塞耳於端默居上最宜朝祭大禮大夫以上皆用之而旒小異耳鄭玄解禮謂專爲祭服未然大段天子之事莫大乎奉天故首舉時以

樂庶政天下名器莫重于車。冬官掌之。故次舉輶。以  
該百度。貴賤物采。莫先于服。故次舉冕。以該章服。三  
者皆禮之屬也。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則法也。韶舜樂  
也。舞樂容也。拊石之詠。蹠蹠之舞。喜起之歌。無靡曼  
之聲。無妖冶之容。則者。則其美善。非則其聲容也。凡  
樂出于中正和平者。皆韶舞也。出于唐虞好之未皆  
鄭聲也。放屏去也。鄭國名也。其土音柔曼。凡聲音不  
正者。稱鄭聲。非獨鄭有此聲耳。朱子据此。以鄭詩二  
十一篇。皆爲淫樂誤也。說詳詩。蓋聲者。音也。詩者。辭  
也。音猶今唱曲之腔。詩卽腔中之辭。腔有南北辭。惟

所用聲雖鄭而詩本無邪。非聲淫而詩皆淫也。如鄭詩皆淫。夫子何取而存之。存者淫詩刪者又何詩邪。淫殆二字意畧相彷。水平溢曰淫。考工記云善防者水淫之言。水泛行動蕩不衝突也。鄭聲柔曼動搖人。心亦曰淫。殆近也。危也。詩云勿小人。殆小人狐媚。毒于虺蛇。使人易近而險。故曰殆也。

行夏之時。謂凡舉大事。依夏時行也。時惟有建寅。無所謂三正也。天開地闢。人生三正者。術家之說也。十二辰布列地四維。天運于外。晝夜不息。北極爲天樞。環北極爲紫微垣。垣側有北斗六星。在垣之內。杓在

垣之外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爲建以所建之方爲月之辰始均指寅則其月建寅十二辰皆以次定爲四時而建寅爲春首則寒暑節候皆適中是以堯命四官鳥正于仲春舜巡四嶽按四仲至夏不改非夏始爲此正也及湯有天下遇十二月朝諸侯頒政令而是月適建丑此後朝正遂以爲常期非爲地闢于丑故用爲商正也及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駔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是爲建子之月遂以子月朝會諸侯卽位稱王因以爲常期亦非爲天開于子故用爲周

正也。而春秋公羊氏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蓋附會之說。而術家謂子當夜半，則屬來日。子丑之月，則屬來歲。故朱子謂三正皆可爲歲首。夫聖人治曆明時爲民事也。開物成務以宜民爲本。出二刻半爲明。豈子丑幽昏，遂爲作事之期乎？商周雖正月用子丑，而四時之序，巡守祭祀，曆象授時，未嘗改也。豈得以建寅獨爲夏正乎？

輶輿路同，以道路得名也。大道曰路，可容三軌，故路言大也。君門爲路門，君車爲路車，君寢爲路寢也。車

之制其來已久易云黃帝堯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虞舜車服以庸古車用木至商不改至周始有五路曰玉曰金曰象曰革曰木玉金象以爲飾也革以皮鞬而漆之木漆而不鞬天子兼用五路惟玉路爲乘輿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金象在天子爲撥路先路而諸侯受之則皆謂大路也

黃帝始作冕凡首服三等冕最貴次弁次冠上古冠小僅撮髮貴賤咸用之弁大于冠圍額冕則加板于上垂旒前後以蔽目左右有韁纊以塞耳人主戴此凝神恭默俯臨天下曰冕冕之言俛也居高而視卑

也制雖創于古法莫備于周据周禮天子冕十二旒  
祀昊天上帝則冕而服大裘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袞冕先公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繻  
冕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爲祭服也而王制云有虞氏  
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皇  
收冔皆弁也殷以前或冕制未備或冕以朝不以祭  
故弁冕無等至周始重冕卿大夫以上助祭始得用  
之禮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  
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尚書顧命自王以下至大宗皆  
麻冕又冕者五人分立于堂階等處則冕不止天子

服之亦不獨祭用之矣冕雖同而旒異天子袞衣之冕十二旒每旒貫玉十二上公袞衣之冕九旒侯伯鷩衣之冕七旒子男毳衣之冕五旒孤絺衣之冕三旒卿大夫玄衣之冕二旒各玉數始其旒數九旒則旒九玉七旒旒七玉餘倣此貫玉用采絲曰繅繩與藻通冕上橫貫以簪曰笄笄上繫組爲紱自左下遶頤右上屬于笄垂其餘爲飾

鄭國姬姓伯爵周宣王封其母弟友于鄭是爲鄭桓公在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有犬戎之難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從平王東遷洛因徙其民

予號鄭之間。遂有其地。謂之新鄭。卽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周畿內之國也。後爲韓哀侯所滅。地當濟水之西。洛水之東。河水之南。潁水之北。土淺氣浮。其人聲音靡曼。故凡聲不正者。謂之鄭聲。非詩之鄭風也。亦非定指鄭一國之聲也。始學齊音者。謂之齊語。學楚音者。謂之楚語。云爾。豈獨鄭有是樂。而他何益。雅樂乎。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無遠慮。不曰有遠憂。而曰有近憂者。言不測也。慮不言。近近則非。慮憂不言。遠遠則不。憂居安而不慮危。

危卽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卽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愛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貢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第九篇內言未見猶有屬望之意此言已矣乎則絕望之辭矣好德好色二者之心人所同有好德天理之自然而色常季之好色人欲之熾然而惟德能克

卷之三  
之色緣目入見可欲則心亂是以色易德也心之官能主非禮勿視卽好德如好色矣

天理人欲同出而異情男女之欲天之性也不通于化生之理是無人道也故天下無不好色之人情然未有好色而不妨德者但能好德如色則人欲卽天理又烏得謂好色乎故聖人不能使人不好色而但病其不好德道不遠于人情也

左傳秦晉和視晉平公疾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

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  
手淫聲惛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  
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  
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  
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陽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惑惑  
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乎曰何謂蠱對曰淫  
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子曰誠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柳下惠之不見用何獨罪一臧文仲蓋在他人或不及知知而力不能舉文仲號爲賢者與惠生相知惠爲士師三黜文仲爲政曾不能伸汲引之力廣同升之量使沈淪小官終身阨窮是亦文仲之罪也及文仲死謚曰文文者光明俊偉之稱陰蔽人之賢而惟恐逼已穿窬之心何以爲文視衛公叔文子有餘媿矣齊晏平仲楚令尹子西知夫子而阻其進皆此類也

柳下地名惠謚也展氏名獲字禽或云家有柳身行

惠故以稱。嘗爲魯士師。士師獄官也。周禮天子之士  
師則下大夫諸侯之士師則士也。如孟氏使楊膚爲  
士師。大夫之僚屬耳。故孟子云柳下惠不卑小官。其  
未嘗爲大夫可知。朱註謂爲魯大夫。然則不爲不與。  
立矣。或據魯隱公九年。大夫無駁賜姓。展氏以爲無  
駁之後。夫世官必以適。展禽稱季。非適也。或以柳下  
爲其食邑。則所居地名耳。或據禮死有謚。則生爲大  
夫。据烈女傳。其妻謚之。非魯君謚之也。蓋魯以諸侯  
僭天子。三家以大夫比諸侯。故大夫之屬皆稱大夫。  
檀弓陳子車死。稱其宰爲家大夫。卽此類然不可謂

之魯大夫矣

魯僖公二十六年齊侵魯公使展喜受命于展禽以  
其言諭齊師齊師退又齊人求魯岑鼎魯與之廢鼎  
徵言于展禽展禽曰吾亦愛吾鼎又誠文仲祀爰居  
展禽非之文仲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書之以爲  
三策又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展禽曰必有殃  
凡此皆文仲時事故宜知其賢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謂責己厚也責己厚自不求備于人故曰正  
己而勿求于人則無怨凡怨生于責人厚責人厚生

于責已薄怨非處世之道也有怨即是學問之厚我無怨于人人亦無怨于我故語爲仁在家邦勿怨大道不離涉世豈弟樂只斯爲君子今人以任怨爲能事以避怨爲逢世學所以弊德所以孤也惟孟子仁禮存心之說深得此章之旨釋氏以涉世爲煩惱由未知遠怨之道耳宋呂伯恭性卞急一日誦此章忽覺忿憤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心口自審之辭心之官則思思曰庸庸作聖恩者聖功之本人心之神用則無所不通

不用則昏迷莽蕩無適而可以爲學則不憤不排除無可施以處事則不量不慮禍患立至蓋其氣盈而直誅之則必拂其心麤而諷諭之則不悟將如之何而可惟有瞿瞿良士溫溫恭人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所以德無不立事無不成也此章爲鹵莽滅裂者言若優游不斷朋從爾思亦復如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不然寧離羣索居猶可以獨善若聚衆羣處自朝至暮恣謔浪之語營機巧之事率此以往忘心牿于旦晝禽獸不遠慆淫卽于匪

人損傷必多以求進德脩業如北面走而望衡山故曰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選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專爲行禮者言義者宜也質正也射之的也正鵠曰質儀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鴟侯赤質周禮司弓矢職射皮革櫂質是也言禮主于義猶射主于質三千三百皆先王以義化裁因時變通非以繁文拘節爲模倣也時勢有古今泥故當一彌文非達禮之本者禮本諸義記曰禮也者義之實協諸義而協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善用禮者斟酌損益本諸天理人情因時勢而品節之雖不盡合前人而有物有則亦自曲中故禮者履也行乎其義者也退讓所以明禮其出之必以孫焉忠信所以崇禮其成之必以信焉如是豈不彬彬質有其文之君子哉今學禮者求諸禮而不求諸義所謂非禮之禮大人弗爲何以爲君子二十篇中言禮不一而竟不言禮之節文其意可知後世禮家泥古非今穿鑿附會爲不知義耳

道莫大于禮教莫大于執禮視聽言動孰非禮也聖

人自謂無行不與孰非禮也故曰禮云禮云王仲六  
乎以此思禮禮可知也三禮非聖人考訂之舊矣武  
記所載尚存禮義若周儀二禮瑣瑣節目其義已微  
知其義則禮爲我用不知義膠柱鼓瑟圓鑿方枘何  
以行之哉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兩言千古議禮之宗  
解者謂此章專爲義言誤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病猶患也已不能而人不知則當有見惡無聞之憂  
已能矣而人不知益微遯世無聞之義君子篤志好  
學無時而可已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誠不近名然世豈有申椒幽蘭而不芳洪鐘大鼓而無響者哉五霸之名君子恥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今聞施于乎禩亦君子所自期也生而無稱不輟自脩猶未爲患老將死而泯泯焉以沒謂君子不疾乎疾輕於病無能言病不稱言疾重在已也名者實之表徵也有生君子不病其無賓病無延賓者百年往世死同枯草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聖言謚藉但云疾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凡篇中言己皆教人理會自家事七尺之軀秉德合  
靈皆可以爲聖爲賢者而乃拋向萬物羣中莽莽蕩  
蕩醉生夢死真成孤負故聖人每教學者求己反己  
克己脩己正己不一而足己以內何所不具己以外  
更有何物求己外更有何事將自己精神收還自己  
腔裏幹辦自己事學問之道如此而已矣故夫有道  
之士泰山喬嶽以立身內常重而外常輕內重則惟  
見有己內輕則惟見有人君子見已有餘故一切求  
諸己己惟有餘所以爲大小人視己不足故外仰乞  
于人己惟不足所以爲小求己求人精神聚散不同

非但名實之謂耳。孟子云曠安宅而弗居於其心而不求便是不知有已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將心安頓在已內。將已安頓在萬事萬物頭上。泛應酬酢一一守已以立。稟已以行。盛德大業由此出。故曰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為學實能求諸已。自然見得已大。無處非已。聖人通天地萬物為一身。此也。佛氏謂十方世界是全身踏襲此理。但其所以求之之方。非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孰持曰矜矜非美德以其近于爭也不爭何惡于矜。

今之矜也忿戾則爭矣儕俗曰羣羣非高行以共過于黨也不黨何妨于羣今之羣也濟惡則黨不義世不離此二道尚異則矜尚同則羣矜而爭爲彊梁羣而黨爲鄉原君子平易近人涇渭攸分斯和衷之道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聽言之法天下事理皆寄於言不言何以謗何以傳善言無窮不可棄也然言必有言之人采其言則姑置其人其言善吾用言耳非以片語棄生平而遂舉之也其人不善吾惟取其言耳敢謗他者無一得

而遽廢之乎蓋人雖不肖至于執言論理往往皆中  
不舉不廢卽是一人如楚申公巫臣諫納夏姬實自  
爲也而以爲楚子則甚忠其言烏可廢其人亦烏可  
舉求諫聞善者自當如此若夫用人責實雖堯于舜  
猶詢事考言孔子于宰我猶聽言觀行誠不主于言  
而苟協義可詢狂夫可擇又豈廢言乎夫子稱南人  
之言孟子稱楊虎之言祭統引孔悝之言大學述王  
孫圉舅犯秦晉之言皆非以人也如後世科舉文字  
取士則舉人全以言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士君子宅心處世易簡之方凡取之有窮者不可  
以養久人情有礙者一步不可行惟怒之一言因心  
及心運量無窮同好同惡羣情大順故一言而終身  
可以行之者無端于此在他處言恕并言忠忠以塞  
惄道近自然是四教之全功一置之旨也此因恒情  
偽妄不忠強惄以行因人反已推己及人私欲銅蔽  
用此爲決藩破籬之法以慾求忠故但可謂之恕雖  
忠言惄故但可謂之一言朱子謂言恕卽忠在內則  
所謂一言者包舉耳終不得爲一言矣大抵聖學以

求仁爲本仁之爲道也遠死而後已故曰終身忠恕  
卽忠信所謂立達俱而仁全也行恕所謂能近取譬  
爲仁之方也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夫子自明己志卽作春秋之義憎言曰毀悅言曰  
譽毀譽猶世儒所謂褒貶也聖人心同天地妍媸好  
醜物各付物無有作惡無有作好於誰毀譽乎然無  
譽而迹如有所譽焉者惡惡短也于人之惡譁而不  
揚有似乎譽非故私之有所閨試而不敢徑情也其

所以無毀譽者何也。大道爲公千古而一日愚夫  
婦無是非之心不可以爲人今此之民卽三代盛世  
所用以行其公是公非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已不能  
違民自用吾何容私毀譽乎亦大道爲公與民共由  
而已後儒說春秋牽强穿鑿作爲凡例褒貶賞罰恣  
行胸臆蓋聞孟子云天子之事誇張而失其解也孟  
子謂當世無天子春秋所書皆禮樂征伐之事云爾  
豈謂仲尼自行天子之事乎哉褒貶爲直是證父之  
子矣說見春秋故下章以史闕文類記之

天下有公道故聖人無毀譽不言無毀譽而言誰毀

舉者指其人也二百四十二年間天子諸侯大夫皆是也譽與豫通悅也悅言曰譽詩云是以有譽處兮春秋爲亂臣賊子作本非爲譽如有所譽者深明毀之必無也有惡而不稱其跡似譽試猶考閱也考其事未眞閱其人當隱非眞譽之亦非泛然皆譽之也三代所以行如孟子云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直道不言士大夫言民者達黎百姓日用不知所謂葛天無懷之民也若春秋士大夫有直道則春秋可無作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謗過直而聖人

所以行其道者甚委蛇故云父爲子隱子爲父監直  
在其中矣是是非非因民之公損益筆削傳所謂微  
而顯志而晦婉而章盡而不汗懲惡而勸善其義則  
丘竊取之乃所以行此直道者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無已  
夫

此因上章無毀譽類記之凡史皆紀惡垂戒而作也  
君子見人不善不欲出諸口故君父之惡常諱而不  
盡如春秋所書亂跡有傳詳而經反畧者若楚子圍  
弑鄭敖鄭駟弑君髡禍之類經皆書君卒因其事疑

而從輕也周與魯事譁者尤多皆闕如之義夫子言  
古之良史往往如此已猶及見比及季世訕謗詆毀  
言人之惡惟恐不盡況肯辭乎有馬者借人人借之  
遂乘之乘者不計其爲他人之物借者亦不責其節  
還後世自私自吝有者不必借借者刻期歸甚至有  
車馬人不敢借無車馬者恥借人人我不勝可  
嗟世變可知此亦好讞言人過之類也

古者六書掌之史官班固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  
關問之故老此小哉其言關文也吾猶及史之關文  
者夫子作春秋之本志也史詳于事而繁于辭辭勝

則掩義春秋據舊史編年紀事舉其綱不詳其目使觀者自考而義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春秋博心而已者也知春秋莫如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溫柔與春秋之忠厚其仁同也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其義同也幽厲以前有詩而美刺存東遷以後詩亡而是非隱故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始于隱公而夫子去隱公時已十一世矣史策所記二百年間空文已爲懸邈而況以已意增益之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大惡也國有亂政天下有亂人大不祥也不得已而書之策告天下後世爲臣

子與有國有天下者本非樂稱之也而敢附會之乎其自言曰惡稱人之惡者可以諒聖心矣故春秋與詩其溫柔敦厚同詩之美刺無美刺也春秋之是非無是非也所以謂闕如也今觀春秋所書十二公之事微而不彰其非闕文而儒者顧謂爲刑書字褒字貶詆春秋者也多爲條例深文巧詆如諸傳之隱刻與聖人闡如之意大相左區區以夏五郭公爲闢文迂且陋矣愚于春秋蓋詳哉言之千載而得罪于說春秋者所不辭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士君子進德脩業成敗之機不可不審非至明不能  
察疑似之惑巧言亂德也非至所不能決猶豫之幾  
小不忍則亂大謀也君子居仁由義立忠立孝志本  
在德而佞人反覆陳說利害顛倒是非聽而不察必  
至翻然改節舉平生盡棄之不其亂德乎君子謀王  
斷國大計已定而貪小利畏小害狐疑不決蹉跎斯  
須之頃坐失萬年之機不其亂大謀乎然則進德脩  
業惟明惟斷乃克終朱子云如婦人之仁是也又云  
如匹夫之勇未然亂疑似也小不忍似仁姑息兩可  
故亂大謀如趙太后不忍長安君質齊劉先主不忍

取荊州之類若匹夫之勇一朝之忿不忍卽敗何但亂耳昔人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別是一意彼不能容忍主義言此不能安忍主仁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好衆惡與公好公惡不同公者取必于理所謂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也雖一人好一人惡亦公也衆者取必于同所謂一鄉皆好皆惡同俗而未必同理所以必察也士君子處世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當然耳至于衆則賢愚混淆故必察其可好可惡之實與好之惡之之人求其當而已非有心必與之相左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責人體道也率性之謂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參天地贊化育盡人盡物可不謂大然皆人心精神所發越人能身體力行擴而充之有爲聖爲賢之人自有參天兩地之道未有塊然血肉之軀無異草木瓦礫而道自恢廓其身爲聖賢者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矣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卽是人弘道道與人非二易有大極人心之謂也張菴云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道書云天心人也人死天地萬物不可見此人弘道也人不得道。

無異禽獸得道則參三才聯宇宙爲一體此亦道弘人也但道體無爲人心有覺故能不能之幾在人不在道聖人所以專責成于人也天下有負道之人無負人之道卽道不可離人自離道之意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不謂之過始以不覺而偶失旋覺而卽復則過終未成惟不改然後謂過過如過門歸歸過門偶未入過路偶未逢回步重入轉首相逢亦終未爲疎漏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聖人生知然亦無不學之理。聖人不思然亦無廢思之理。但聖人思與學較學者異。聖人思是極深研幾。窮神知化思卽學也。聖人學是惇典庸禮由仁義行學卽思也。所謂終日終夜以思者。卽是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而云無益者。聖人無誑語。蓋雖神明默識而耳目不交。躬行不涉。縱神游八極。潛天潛地。祇是虛見無憑。卽二氏之空寂也。舍庸言庸行。別求頓悟。如後世理學之性命。雖極精微。終是偏上。非誠明一源。費隱無間。合內外之道。又況揣摩妄想。捕風捉影者乎。聖人嘗自謂好學。好學自不廢思。非全不思。

翻然別尋學也雖是謙己誨人而思與學實不與人同

此章節下學而上達之理不學而思便是索隱理不離事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僂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爲未仕憂貧者言食以養生貧無以爲養故孳孳千祿在樂天知命之君子唯謀道耳食非所謀也何者食不可以謀得而道未有謀之不得者如農夫終歲勤勤非不謀也而常有饑餓之年士日從事學問

未嘗求食也而亦未有饑餓之君子蓋得喪有命富貴在天士惟脩其在己以聽其在天苟能飽乎仁義又何願乎膏粱孟子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卽餒在其中之意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卽祿在其中之意

君子素位安命謀與憂皆人力也在事曰謀在心曰憂謀可爲道不可爲食憂可爲道不可爲貧道在己食與貧在天君子樂天知命求在我不求在外有終身之憂而無苟得之謀耕也二句卽上兩謀并較窮通得喪本乎自然謀食孰如農農耕則得食矣顧天

下亦有饑餒之農夫未必謀者皆得不謀食無如士士無營宜長貧矣然自古亦多食祿之君子未必不求者終窮皆天也卽不怨不尤之意知此則知命知命則樂天君子豈舍道而憂貧乎憂道者雖不得祿而得道卽祿憂貧者祿未必得而道先失是以君子貴善謀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泣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論居上治民之道因前章祿在中類記之所謂憂

道者也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章內十一之字皆  
指民言知仁爲運治之本莊敬爲脩身之要禮爲化  
民之準數者始于君心而達于天下者也民僞難知  
見理明而後諳練深授政能達是知及之也民情至  
熟居上寬而後容蓄衆體元長人是仁能守之也民  
志易玩觀瞻肅而後體統尊有威有儀是莊以蒞之  
也民風難移教化行而後習俗美興仁興讓是動之  
以禮也四者缺一不可苟知及矣仁不能守是管商  
之知也愚民以術姦民以法寬不足以容之恩不足  
以結之雖約而易散雖成而易敗可暫而難久知及

矣。能守矣，能哲而惠，則本立矣。苟君身不端，舉止  
不莊，則體統壞，而冠履之分不辨。所謂仁守者，過於  
寬，而傷于縱。民有慢易之心，而不敬其上，可與興治  
乎？知及矣，仁守矣，莊蒞矣。本諸身者，內外交脩，而徵  
諸民者，又必有轉移變動之方。動如書云：四方風動。  
記云：明則勤，勤則變。而禮爲化民成俗之本。勤民以  
禮，鼓之舞之，使遷善敏德，變其故而易其新，乃稱善  
治。不然，有賢君而無善俗。所謂莊蒞者，不過猛以糾  
其不率，刑以齊其無恥，去風動之化遠矣。教化不興，  
卽是君道未粹。故曰：未善也。註疏云：知以通其變，仁

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  
此四者近是朱註作理解懸空無著聖人言理不離  
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不可小知謂不可以一長見耳非謂君子小事遂不  
足觀也大受不言知者君子器大而養深人所難測  
也小人亦有偏長可以見知若大受斷乎不能矣強  
而任之必有棟撓之患用材者宜辨也

不可小知非君子拙于小也所用止此耳委吏乘田

會計當牛羊畜長壯之外無所用之營量江海以極  
勾何足以知之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謂凡民民之言冥也卽民不可使知之民凡民視  
仁甚遠視爲仁甚難所謂舉莫能勝行莫能至需之  
甚急而憚之甚嚴比于水火殆有甚焉蓋水火民生  
所需蹈水火民情所畏水養人能溺人火養人能焚  
人蹈之則死其不蹈宜也若夫仁爲生理有蹈而生  
者未有蹈而死者其不蹈不亦惑乎蹈踐履也

曾子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民所以畏仁也。夫仁人心也。至近而非遠。百姓日用而不知。放其心而不求於所切要者。駭以爲難。故曰。民之于仁甚于水火。怪之之辭。若士君子。則宜與凡民異矣。舊解云。仁與水火皆民所仰。以生而仁最甚。當兼畏意方與下文協。既仰以生。又畏其難也。

水詳第六篇。○火之言燬也。物入卽毀也。文象義上之形。白虎通云。火之言委隨也。隨物而麗也。燧人鑽木作火。周禮司爟掌行火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在天味爲鶉火。心爲大火。其正爲祝融。閼伯。其神爲

回祿亦云吳回。其聲曰謳謳。左傳宋將有火災或叫于大廟。曰謳謳。其氣爲鬱攸。魯哀公三年司鐸災救火者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註云火氣也。火乘風則倚韓非云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有不焚者。抱朴子云南海之中有蕭丘方千里自生火春起秋滅有木不焚取其華若皮績爲布浣則以火也是曰蕭丘之寒燄如水寒而有湯泉也。餘詳陽貨篇。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世間惟有性命不容推諉。仁者人之性命以爲已任死而後已。君子知天下不可先則後之。知天下不可

上則下之凡事皆然惟有擔當仁便落後不得放下  
不得雖弟子于師每事不敢先不敢上至當仁時亦  
各自努力不曰父兄而曰師師責善者也父兄不才  
子弟能賢雖謂不讓于父兄亦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也安重之意正而能通果而不滯也易曰元亨  
利貞貞者元之始亨利之合也君子見定而養厚知  
幾待時生意盎然而不輕動曰貞諒者信也與亮通  
小明曰亮諒則窺闕比擬必信必果與貞似而實不  
同貞大而諒小貞通而諒固也不諒卽貞處見不諒

乃所以貞詳十四篇匹夫之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爲臣止敬受君之職自宜任君之事盡心盡力分所當然至于酬德報功頒賜行賞祿有厚薄惟君主之靜聽處分非臣所得預也豈敢一心供事一心懷利乎如此則臣節立而事亦克終矣

子曰有教無類

夫人所以限于匪彝爲士類不齒者以其無君子之教也君子有教期于兼善舉世盡歸甄陶何問善不善乎無類者不擇人也若擇人又焉用君子之教爲

如孔子于互鄉孟子于墨者夷之是也有無二字相應聖人如天然萬物美惡大小無不欲其生之至于凶祥好醜物自爲類耳天不爲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人君子不期自親聖主賢臣不約自合舜生東夷文王生西夷千里千年若合符節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夫道不同或小人遇君子或正士逢愴人薰蕕異器半驥異阜欲效忠告則肝膽各殊欲問區畫則意見不合雖覩面晤語豈相爲謀此因上文有教無類戒恒人下士慎所與也

若聖人何人不可與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凡命告作述皆是也有意而不能達則拙于辭無意而強作則辭爲虛必先有可達之意存于中情深機沛而後發于持滿以不盡之辭敷有餘之意行乎當行止乎當止辭出而神傳所謂脩辭立誠居乎其業者也六經之文炳如日星唯以達聖人精蘊俟諸百世耳如易之初惟有卦爻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窮神知化方是達論語二十篇并聖人神情丰采可識亦是達達通也作者以此通其意

於天下後世將使學者由此以適道入德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對師之道也

師樂官之長名冕瞽者也席坐席古者燕坐四人共一席若五人則長者異席某指在坐之人也凡名未定則稱某斯指席上坐次既告之席又告之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知所讓也瞽必有相恒人皆能告但衆人行之而不著聖人真性洋洋顯微無間不晦鰥寡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子張堂堂之見謂聖道高

遠問此等亦是道否。諺所謂騎驢覓驢者耳。夫子答云。然者。然其爲道也。道體事不遺。相瞽師之事。便是相瞽師之道。此語躍然無行。不與謝顥道瞽舉此。與予見齊襄二章。證一部論語。云酒掃應對進退。上達天德。得解矣。

古樂官用瞽。寡視則聽專也。瞽必有相扶持之。周禮春官大師。有眡瞭。相瞽者也。周任云。危而不持。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卽此也。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然據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夫安得同時有無目賢而知音者三百人。

之多乎。苟賢而知音，不必瞽，皆可稱瞽工也。上世有  
神瞽識音樂，後襲其名，故夏學稱瞽宗，祀先瞽也。如  
後世善射者稱羿，非必盡古之羿也。此師冕則真瞽。  
若師摯千瘞缺方叔武襄輩，適齊楚入河海，豈皆無  
目者，而能遠涉乎？甚矣訓詁家之泥也。

論語詳解卷十五終